

《宠儿》文本中名字的“文化代码”的破译*

罗毅¹, 李雪梅²

(1.阿坝师专 外语系,四川 汶川 623002;2.四川文理学院 外语系,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莫里森的三重“他者”身份,使得她的叙事在正式场合“难以言说”。在《宠儿》文本中,作家在八个“文化代码”中巧妙地植入“双重声音叙事结构”,于是,黑人、白人读者通过对代码的破译,都从其中解读出自己期待的“文化信息”。在白人、黑人读者的阅读和评论中,《宠儿》里的沉默得到不断的“言说”。就这样,莫里森巧妙地在《宠儿》文本中开拓了种族“言说”的通道。

【关键词】文化代码;双重声音叙事;言说;话语;《宠儿》;名字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2-0049-04

“《宠儿》是一部专门迎合缠绵感伤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小说,其中充斥着“感情脆弱的意识形态广告”,叙事就是这样一直疙疙瘩瘩^{[1]40},《宠儿》一经问世,白人批评家如斯坦利·克劳奇(Stanley Crouch)以及玛丽·海伦·华盛顿(Mary Helen Washington)便就小说的意义表达了“白人至上”话语语境下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在一个所谓的“平等、自由”的社会里,“美国黑人女性写的有关美国黑人女性的小说只能靠边站”,理由很简单,在这些掌握绝对话语权的白人作家和批评家集团看来,这些作品是“无足轻重的‘女性’”以及难登大雅之堂的“‘黑人’写的”,因此,“美国黑人女性叙述声音在正式场合‘无以言说’”^{[1]39}。托尼·莫里森来自于南方黑人文化区,黑人宗教和文化在她的血液流淌着,在白人文化被尊崇为中心文化的美国,莫里森是文化意义下的“他者”;莫里森是黑人,是种族语境下的“他者”;莫里森是“女性”,是“第二性”,是性别话语语境下的“他者”,三重的“他者”身份,注定了她“难以言说”,《宠儿》也“难以言说”。

“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代表着暴力,它就是暴力;不仅代表知识的局限,它制约了知识”^{[2]354}。福柯认为,“知识型就是一种权力机制,是通过规训的一种权力表达”^[3],而“权力制造知识”^[3],于是“政治学和历史书的语言设想出来,目的是使千百万百姓的苦难无由表达”^{[2]355},而“更多傲慢和假实验主义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把富有创造力的人封锁在庸俗和绝望的牢笼里”^{[2]355}。白人身为美国社会空间的书写者,构想者和规训者,对语言进行了“系统性的掠夺”^{[2]354}和重写。于是,黑人女性作家言说的话语空间被掠夺、规训和挤压。对于有着三重“他者”身份的莫里森,既要寻找和开拓“言

说”的空间,又要让“言说”经受住“‘心存芥蒂’的‘公开’听众的过滤”^{[1]40},这是莫里森所面临的叙事困境,莫里森应该如何突围?“言说”空间被“过滤”和规训,莫里森不得不采取迂回的策略。于是,在《宠儿》中奴隶叙事文本中,莫里森巧妙地应用了“协商合作”的“双重声音的文本结构”^{[1]40}的叙事策略。在“双重声音的文本”解读中,既能引起黑人读者的“亲切的合作共谋感”^{[1]40},又同样能够让白人读者获得自己期望的“文化代码”。

在《宠儿》文本中,作家智慧地把后现代碎片叙事、哥特叙事、身体叙事、多人称叙事、空间转换叙事、象征和隐喻叙事、通感、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等诸多叙事技巧完美地集结,让它们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宠儿》文本中有着大量的象征和隐喻意象如“树”,“水”,“云彩”“颜色”,“烟草罐”,“名字”,等等,作家在这些意象背后寄寓了独特的意义指向,莫里森在文本中为人物和地点的命名方式更是独具匠心。我们知道,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会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地点的命名上苦心经营,并在名字里面嵌入他(她)所期待的读者能够解读的寓意。曹雪芹堪称命名的大师,一部经典的《红楼梦》影响了中国两百多年,普通的国人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名字都能够做到耳熟能详,曹雪芹的独特命名方式功不可没。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是曹氏为贾府的四位小姐取的名字。“春”字前边分别加上了“元、迎、探、惜”四个字,四个名字读起来别致优雅,委婉清新。“元、迎、探、惜”四个字连起来构成“原应叹息”的谐音,真是一语成谶,金陵十二钗中的四个女性人物的命运的落点就是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凉。在《宠儿》文本中,莫里森的命名系统和曹雪芹的大相径庭,她对传统的命名方式做了颠覆性的改

收稿日期:2012-04-20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母爱情结研究”(编号:10SA139)。

作者简介:罗毅(1968-)男,四川遂宁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非裔作家作品以及比较文化研究。

变,那些背离传统命名范式的名字,隐匿着“黑人文化底层的文化代码”^[1140],这些被预置了“文化代码”的名字,终于以独特的方式,“言说”着《宠儿》文本中“无法言说”之事。笔者将在下面的讨论中试图破译几个名字的“文化代码”的意义,并探讨这些意义对文本主题重构的努力。

Beloved。是小说文本的名字,也是文本主要人物的名字。中国文学评论界对这个名字设计几个不同的汉语对应词,“蒙爱的人”,“娇娃”,“宠儿”,不同的论者使用着不同的汉语对应词。当然,什么样的汉语对应词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名字的由来。《宠儿》文本对宠儿的描述是这样的:在不到两岁的时候,还没有名字,奶奶为她取了个浑名叫“都会爬了?”。这种命名是极其反常的,因为“婴儿命名仪式在非洲民族的仪式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463],在一些部落里,“婴儿命名仪式”安排在“男孩在出生后第7天,女孩在出生后第9天”^[1463]举行,宠儿快到两岁了,只有一个浑名,这种反常居然成为被奴化的黑人的生活常态!而被唤作“宠儿”是派克牧师的“功劳”:在葬礼上,派克牧师的声音清晰、宏亮,但是塞斯只听清楚了两个词 Dearly Beloved——“至爱的宠儿”,塞斯以为是牧师给女儿取的名字,便以“十分钟”和刻字工做肉体交换,换来了墓碑上的铭文“宠儿”。于是,这个被叫做“都会爬了?”的女儿,在死后得以正式命名为“宠儿”。莫里森在《宠儿》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了《新约·罗马书》,把“六千万甚至更多”在奴隶贸易中蒙羞并罹难的黑色同胞唤作她的“宠儿”,这不是巧合,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126],这些死者的魂灵如同宠儿的“怨毒”一样,在亲人的寓所里徘徊。这些魂灵千千万,但无法叫出名字,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宠儿”,或者,“蒙(作家所)爱的人”。莫里森在 Beloved 这个名字里嵌入的黑人白人读者都能够解读的“文化代码”是什么呢?对于黑人读者而言, Beloved 指向很清楚,奴隶制度下,所有的蒙羞并死难的灵魂,他们的血液在黑人读者身上流淌,他们是黑人读者传统与文化的母体;白人的基督教教义主张“基督教徒皆兄弟”^[15152],黑人大都加入了白人的基督教,接受白人设计的教义的愚化、驯化与奴化。尽管在“做礼拜时,白人不屑与黑人会众为伍”^[15154],不过, Beloved 一词的意义指向还是不至于引起白人读者反感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假惺惺地称呼黑人们为他们的 Beloved。当然,他们也可以很方便地把宠儿解读为一个名为“Succubus”的欧洲中世纪的女妖形象^[6107]。

124。小说中指的是辛辛那提蓝石路的一个农房门牌号,因此 124 指向的是一处生存空间。塞斯的婆婆贝比·萨格斯在儿子的拼命的劳作中获得了自由,白人鲍德温兄妹把自己的在蓝石路的一处家产借给贝比使用。124 于是成为自由的象征,也是白人友好的见证。可是,就是在这处自由的所在,奴隶主“学校老师”带领一千人马,在法律的授权下,风尘仆仆,杀气腾腾,扑向 124,追捕从“甜蜜之家”庄园逃亡的塞斯。就是在这处自由的所在,塞斯在情急之下,情非得已,用手锯锯断了宠儿的喉咙。爱与非爱的悖反命题,在极端的方式下得到证明;自由和非自由,瞬间在制度化和暴力化的语境中,完成了置换。化作魂魄的宠儿,一直以一束红光的形态存在和游走于 124 号。像宠儿一样死难的黑色女性的魂魄,在历史的天空,像阴霾一样,苦苦纠缠着在大劫难中幸存下来的黑人们,124 年(《宠儿》1987 年发表,距《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的 1863 年,刚好是 124 年)了,获得自由的黑人还无法融入自己贡献着智慧的社会,建构被认可的身份,美国的整个民族还在这历史厚重而窒息的阴霾底下艰于呼吸。124,对于黑人读者来说,罄竹难书的奴隶制埋下的历史梦魇始终挥之不去;124 年过去了,那段泣血的历史还是让人锥心的痛,不堪回望。对于白人读者而言,124 是由善良的白人如鲍德温兄妹给予黑人的自由空间,白人是善良的,不像贝比说的那种“这世界除了白人就没有别的不幸”^[12113]。退一步想想,如果没有白人的帮助,自由后的贝比如何安身?这是莫里森在种族“言说”中的悖论和妥协,没有这样的妥协,她很难在叙事中突围。

Sethe。塞斯是故事的主角,是一个集“善”“恶”于一身的母亲形象。在奴隶制语境下,母爱的极致就是毁灭。这是塞斯,玛格丽特·加纳等千千万万黑人母亲所能够把握的选择。因此,莫里森对塞斯这个母亲形象做了刻意的刻写,亚伯一样的仁爱的塞特,恶魔一样的残忍的塞特,两个性格两极悖反的形象,一起构成塞斯独特的母亲形象。莫里森这样刻写,是因为她相信,只有具备这样双重分离性格的人,能够在非理性的瞬间释放出毁灭性的爆发力,才能在瞬间做出爱与非爱的选择^[7121]。对于塞斯的解读,黑人读者会认为她是“亚伯”——善——的化身,“塞特”式的“恶”的特质,是奴隶制暴力所催生和异化的产物;白人读者会认为,黑人——如塞斯——本性固“恶”,即便偶有“善”意,终无力自制而堕落为一个弑杀自己亲骨肉的“恶”人,因此,塞斯在二元对立中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白人施加的,也不是奴隶制语境

下其选择的必然逻辑,而是她本性使然。

Sweet Home。“甜蜜之家”是奴隶主加纳夫妇所拥有的一处奴隶农庄,规模很小,从事劳作的黑奴很少。加纳夫妇在庄园施行一种“特殊政策”,如奴隶们可以“学习”、“读书”、“挑选妻子”、“摆弄枪支”、“发明干活的方法”^{[21]59},等等,庄园的奴隶们都在懵懵懂懂中感觉像是生活在上帝的“伊甸园”一样“甜蜜”、自由、幸福、美好^{[71]22}。可是,以奴隶主“学校老师”为代表的白人,对“甜蜜之家”的生存空间进行了重新构想和规训,把“甜蜜之家”变成了“人间地狱”。或逃,或亡,成为这里每个奴隶必须做出的选择,在表面看来,奴隶们有两个选择,其实归结起来就一个,逃意味着亡,像西克索,像塞斯,像保罗.A,逃离带来的终究是自己或自己亲人的毁灭。“甜蜜”只是假象,毁灭才是具有质感的真实。Sweet Home 对白人并不陌生,因为上帝允诺他的“选民”,凡是得到救赎的“选民”,最终都可以进入极乐的“伊甸园”,对他们来说,那是甜蜜和希望之所在;而黑人基督教徒们清楚,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白人基督教徒——对“上帝的羔羊们”^{[51]53}所做的承诺是空洞的,是虚假的,永远也无法兑现,“甜蜜之家”就是鲜活的铁证!

Denver。塞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丹芙,一个孤僻的小女孩。丹芙是在塞斯逃亡“甜蜜之家”的途中生下来的。塞斯的背被“学校老师”两个禽兽不如的侄子用刀刻划了许多的刀伤,伤口溢出的白色的脓汁和纵横密布的刀口在背上形成一棵“苦樱桃树”。因为伤口的剧痛,因为极度饥饿,因为大腿的浮肿,塞斯前行十分困难,虽手脚并用,也不济事,就在绝望之际,遇上一个名叫艾米·丹芙(Emmy Denver)的白人姑娘,前去波士顿寻找红色天鹅绒,她们不期而遇。丹芙找来蜘蛛网敷在塞斯的伤口上,包裹住溃烂化脓的创口。把塞斯带到披屋,找来树叶铺成床让塞斯躺下。在丹芙的帮助下,塞斯顺利产下一女婴,为了让自己和孩子永远铭记和感恩这个白人姑娘,她把白人姑娘的姓用作了女婴的名字。于是,丹芙“降生的传奇”,以及“她自己的名字”,一道成为“友爱的见证”^{[23]8}。丹芙的“降生”和“名字”的故事,又一次显示着莫里森的“妥协”。尽管白人成就了黑人的不幸,可是,白人在黑奴们深处困境时伸出了援手,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不言而喻,这种妥协是白人读者希望看到的,他们不希望历史的阴霾为种族仇恨提供继续滋长和蔓延的养分。黑人读者也知道,在白人规训、构想和书写的社会空间里,要想摆脱白人的文化和权力的影响而

能够独自成长,那是异想天开,因此,他们也会在心里接受莫里森的部分妥协。

Stamp paid。斯坦普·沛德,这是鲍恩·约书亚“把妻子让给主人的儿子时给自己重新起的名字”^{[22]33}。斯坦普的妻子名叫瓦什提(Vashti),是《圣经》故事里的名字,有“美丽”之意。约书亚(Joshua)这个名字也来源于《圣经》故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救恩。约书亚曾经也是黑奴,在身为黑奴的日子里,他只得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美丽的妻子远去,成为自己主人的儿子的老婆。即便有个约书亚这样的好名字,也没有得到耶和华的荫庇,让自己和妻子远离羞辱。作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无力保护自己美丽的妻子,斯坦普深感愧疚和羞愤。于是,“考虑到余生所应偿还的情感和道义上的债”^{[8]20},约书亚给自己取名为斯坦普·沛德(Stamp paid),名字字面的意思是“债务已经还清”,不过,“现在是生活欠他的债”^{[22]34}。尽管隐忍、顺从,尽管行善积德,可是,白人依然无动于衷,对黑人奴隶依然没有丝毫的怜悯,“成人像孩子一样挨打;孩子像成年人一样;黑人妇女被轮奸;财物被掠走,脖子被折断。他闻得见人皮味,人皮和热血的气味”^{[22]27}。黑人沦为奴隶,是制度化的暴力,无可抗拒,黑人只能认为是在偿还前世欠下的债吧!而历史欠下他们的债,他们无法追讨。隐忍、顺从、驯服,是黑人曾经为奴的祖先给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和存活之道,他们得继承。白人读者也知道历史上他们身为奴隶主的祖先欠下的债,这笔债他们无力偿还,不过,他们知道,那笔债就像一把无比锋利的刀,既深深地刺伤了黑人,也伤着了白人握刀的手。

Baby Suggs。贝比·萨格斯是塞斯的婆婆,124号屋的临时主人。可是,贝比·萨格斯原来的名字是珍妮·惠特娄,这是在她出卖自己为奴时,出售标签上写的名字,可是她一直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名字。因为自己的姓(或者丈夫的姓,她自己也没有弄清楚)是Suggs,再加上丈夫经常叫自己“Baby”(女性或男性对自己的伴侣的甜蜜称呼,大字不识的贝比·萨格斯哪懂这些东西),就一直觉得自己的名字就是Baby Suggs了。尽管加纳先生认为贝比·萨格斯听着不像一个自由奴隶的名字,建议贝比·萨格斯使用原来的名字,可是,贝比·萨格斯认为这是“她那所谓的‘丈夫’留下来的一切”^{[21]80},就没有打算改回去了,更何况,如果她用“卖身标签上的名字称呼自己”^{[21]80},她怕获得自由的“丈夫”不太熟悉她原来的名字而和她失去联系。贝比·萨格斯对自己名字和身份的模糊记忆,是因为她的知识系统没有得到建构,脑海里残存的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很难

“拼贴”成完整的“影像”。奴隶们的认知能力的低下和迟钝,是奴隶制语境下奴隶主至上的权力对知识的构想和规训的结果。让黑人读者痛心的是,奴隶制的暴力既摧残甚至撕碎了奴隶们的身心,又解构了奴隶们的身份,让他们即便自由了,也无法体味自由的深意。获得自由的奴隶只是像浑浑噩噩的动物,没有思想,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这对某些白人读者来说,何尝不是心中期待的好事呢。黑人如果都是Baby Suggs那样连自己的真实的名字都记不清的人,历史积淀的怨恨不是很容易化解的吗?

The school teacher。“学校老师”,这个命名的命名方式实在奇特,原因有二,首先,名字前面有定冠词;第二,名字的首字母不大写。这个命名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命名方式。“The school teacher”实在不像一个人的名字,它更像是一个转喻或者借代。转喻或者借代的重点不在“相似”,而在“联想”。“学校老师”一词给人的联想是什么?“学校”、“老师”,加上他随时使用的“笔记本”、“笔”、“墨水”、“测量绳”、“纸”,所有这些意象一起构成清晰的意义指向:白人“老师”的不可颠覆的话语权地位以及教育功能^{[9]167}—那就是教化、定义、规训和构想奴隶的身份、特征、“属性”和作用—这是知识带来的权威,也就是说,他利用“科学知识”为奴隶们“下定义”说他们具有“动物属性”^{[2]245},这就是应当被遵守的真理。就这样,“学校老师”动用他的“知识话语”和“文字暴力”^{[9]168}书写着奴隶们的“属性”和命运,这也是当今的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惯用的伎俩,用所谓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将弱势的民族变得奴性十足。对于黑人读者来说,如果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故土的

历史还记忆犹新的话,他们应该知道,非洲人与自己的传统文明的断裂就是因为白人以传教的方式将白人的文化输入到非洲^{[10]344-345},一个文明对另外一个文明施加的强势渗透,使得另外一个主流的文明被“他者化”。因此,“学校老师”作为“知识话语”和“文字暴力”的代言人,是警示黑人读者的一面镜子:当自己的主流文化和传统悄然缺席时,客体的文化肆无忌惮地“在场”而成为主体,被教化、被规训、被定义的命运就不可避免。白人读者会很认真地认为,“学校老师”利用“科学知识”去塑造和建构黑人奴隶的认知结构,这是黑人们的“福音”嘛。

莫里森在《宠儿》文本中的八个名字中嵌入了八个“文化代码”,八个“文化代码”里面预设着作家的“双重声音叙事”。通过对密码的逐一破译,我们不期发现莫里森在叙事中的所经历的艰难和陷入的困境,而在困境中完成的完美叙事,是莫里森在话语霸权的规训下,所做出的勇敢挑战和智慧反击。八个“文化代码”所蕴藏的“声音”,既让莫里森期待的理想的黑人读者聆听到“声音”的“黑色”文化含义,又让白人读者在挑剔的“过滤”型的阅读中静下来,聆听到“声音”的“白色”文化寓意。莫里森的叙事策略的确了不起,通过“文化代码”的植入和读者的破译,《宠儿》文本中那“坚实得无法穿透的”^{[2]31}“沉默”最终得到不断的“言说”。在白人话语圈里“难以言说”的莫里森,终于凭借《宠儿》文本中为自己开拓了“言说”的途径,这是莫里森作为“他者”身份的作家在白人中心文化地带的艰难突围,这种叙事的艰难突围既让我们看到了莫里森的勇气和智慧,也看到了权力构建的话语的可怕。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美]苏珊·S·蓝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美]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 [3]乔晋燕.从《规训与惩罚》浅析规训权力[EB/OL].<http://www.docin.com/p-214107493.html>.
- [4][苏]A·乌瓦罗夫.约鲁巴人的婴儿命名仪式[J].姬增录译自《今日亚非》,1998.
- [5]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6]罗毅.哥特式叙事方式对“强奸”隐喻化表达的实现—论托尼莫里森的《宠儿》[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 [7]罗毅.《宠儿》对《圣经》故事的仿写及其意义指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 [8]托尼·莫里森.宠儿[M].Selena Ward, Pelagia Horgan 导读,徐颖译.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
- [9]赵莉华,石坚.《宠儿》的“空间表征”之争[C].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0)[A].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 [10]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Codes Ciphered in the Narrative Text Beloved

LUO Yi¹, LI Xue-mei²

(1.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Aba Teacher's College, Wenchuan, Sichuan 623002;

(下转72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7/1.
- [2]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胡锦涛讲话[N].中国青年报,2008/6/18.
- [3]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5.
- [4]新传媒时代来了[N].光明日报,2011/1/8.

Thinking on the Positioning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ew Media Era

LI Sheng-wei

(Youth League Committe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Industry Management, Zhengzhou, Henan 450015)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new media era, not only makes the work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 severe challenges, but also blends in the new elements and provide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looking at the new loc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al orientatio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oints out that in the organizational orientation it should further highlight its mass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it should emphasize on being around the center and serv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namely being around the work center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around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enter, around the service educational target and young students' growing and being successful; And in cultural orientation it should further reflect the value pursu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mental outlook of "full of youthful spirit", and the style image of "diligent study, being good at creating, and willing to devote and practice".

Key words: New Media Era; Orientation; Service

(责任编辑:李 进)

(上接52页)

2.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635000)

Abstract: The treble identities of "The Others" of Morrison renders her narratives unspeakable in formal situations. In *Beloved*, Morrison has artfully implanted eight "cultural codes" into the "double voic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at case, both black and white readers will be able to spot the expected cultural information by decoding the cultural codes. During white and black readers' reading and criticism, silence in *Beloved* is spoken continually. In this way has Morrison dug up a channel to an ethnic speech in *Beloved*.

Key words: Cultural Codes; Double Voice Narrative; Speech; Discourse; *Beloved*; Name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69页)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College,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productivity standar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people in the posi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tc,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talk", and also has certain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ight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Southern Tour Talk;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李 进)